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任兆炯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二

明 王志長 撰

秋官司寇第五

疏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所以驅耻惡納人於善道也 王氏曰舜命臯陶作士而先戒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刑

以懲寇為急也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 龜山楊氏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而王道成矣先王非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伯夷降典析民惟刑則以禮用刑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 鄭景望曰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雖設而聖人常有置而不用之意不幸而施於一

人亦遲回慘愴不忍是人之獨入吾刑也而況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法夫其遷之也蓋别其頑弗友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薰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汙染之習使枉者終以直惡者卒以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北三苗周毖商頑民相去千餘載其道蓋出一轍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復有此政矣唯峻刀鋸厲斧鉞孰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忿至

羣聚而勦之舉城邑而屠之其忿猶未平曰是草木鳥獸之不若必將根薙而種獮之斯亦不仁之甚矣夫以一性之善豈有不可化之理天爲民而立君亦曰俾無失其性彼冥然無知頑然不可訓者豈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君子於天下之惡所以不敢忿疾而致其哀矜善救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救不仁之禍也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註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灋孝經説曰刑者侀也過出罪施

疏過誤者出之實罪則施刑　東萊呂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慝刑暴亂者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萬狀不出隱顯兩端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　周禮菁華曰小宰

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言秋官司寇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瀍止於禁過而已此司寇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教則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司寇掌邦禁獨曰刑邦國又何也蓋刑所以弼教也寇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取故掌刑者謂之司寇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奚獨禁哉蒙之初九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於上九則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葢用刑之意本以禁𭀚慾之於未正猶云可也致寇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為末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豈為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也刑以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言刑而先言禁者其三代本末之序歟　雜說司寇掌刑不言刑而言禁者葢治於已然不若沮於未然刑於已至不若戢於未至先王之立

刑法惟恐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為之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人有畏心易避而難犯者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　林氏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表裏而已　王氏曰禁之所以為仁刑之所以為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註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云鄉士主六鄉之獄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遂士主六遂之獄者

疏鄉士官尊而人少遂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

遠故官卑以任遠郊外兼主公邑獄廣人衆故官多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

疏其職掌四方獄訟無迎賓客以獄訟為主故亦言士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朝士主外朝之灋

疏以朝士為詢衆庶讞疑獄故屬秋官天子諸侯皆三朝内朝二路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在臯門内庫門外是也　雜説外朝國大詢之朝也亦是聽獄訟古者人君聽刑必清心靜慮異於常朝故其處

與常朝不同皇帝清問下民是已宣帝齋居決事亦此意　愚按外朝之設詢衆庶也凡國危國遷立君疑獄之類皆詢之朝士掌其法而所以必屬秋官者見外朝雖大事無所不詢而獄為民命所關先王所慎重無過於讞獄也雖然國危國遷立君之屬亦孰非以愛民之故而皇皇也哉知周官三百六十無非為民而設其君臣朝夕孜孜民事之外别無他事而周禮全經之義備矣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註司民主民數

王先生曰司民為秋官之屬何意若論所書生齒之數則與司徒所謂人民之數小司徒所謂夫家之數鄉師所謂以時稽其夫家之數鄉大夫所謂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一也司民不屬地官而屬於秋官者說者以為秋之物成非也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 國家舒氏曰吳氏以司民屬司空芬謂鄉

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有決不然者況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按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者見明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戚焉動其不忍之心哉後世唯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凶人暴吏羅織株連就戮者率數十百人噫傷天心斵國命亦獨何

歟由是言之則司民為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而非漢儒之見所及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刺殺也二訊罪定則殺之

王氏曰刺者探問廉察之意官主詢察而行赦宥故以名官舊解為刺殺非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約言語之約

束

疏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

疏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

哉後世儒者或以此疑周官亦過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職主也

疏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　王先生曰周官有四職所掌者財用其三見於天官職內職歲職幣是已特職金在秋官耳然職金之職與天官異而未嘗不與天官相為聯事內府云凡四方之金玉入焉玉府云掌王之金玉之藏職金云入其金玉

錫石丹青於受藏之府則是與內府玉府通矣若夫為兵器之府則又非兵器之府也葢有兵器之府又有為兵器之府玉府云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兵器之府也今曰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又曰入其金玉丹青於受藏之府府為內府玉府矣則是知為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考工記云攻金玉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是已築氏執上齊冶氏執下齊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所謂為兵器之

府也抑嘗言之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之官並通為聯事其曰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也入其金於司兵是與夏官通也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是與冬官通也宅官可知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犯政為惡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

疏犬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

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獄城也

王氏曰天文貫索主賤人之牢九星規圓故以取象

又圜還也收教者期其往而能反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罪隸百有二十人註盜賊之家為奴者

疏此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藳故註云盜賊

之家為奴者蠻隸已下皆百二十人鄭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為役員者謂隸中選取有才智能役衆人者以員數為限其餘衆者以為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註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註閩南蠻之别

夷隸百有二十人註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註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

王明齋氏曰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為貴舊說以為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攷四隸之職唯有養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可知果為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所生子孫乃可屬此耳

疏國裳舒氏曰自司隷至此六職吳氏移屬司馬謂其文皆守禦畜牧等事覲於役服不氏可見芬謂罪隷之役百官府蠻隷之役校人閩隷之役牧人貉隷之役服不此皆由司隷掌其政令亦若掌戮之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為司寇之屬無疑也況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姦慝之意耶但罪蠻五隷不合列官葢皆以罪而坐之役者當如掌戮

之列墨劓髡宮沒其官而存其職以統歸於司隸則庶幾古作者之意矣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愚按刑非先王之得已也刑者所以弼教也教之不率然後從而刑之又必諄復叮嚀令民知法之不貸如水火之不可蹈而猶悍然犯焉於是斷肢體毀肌膚執法者可以相忘於無憾矣又思遐陬愚暗之徒

未盡曲曉或蒙雉罹故特設布憲一官今按其職云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又曰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正所以輔司寇布刑之法於未逮也葢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所以詔民者寧惡其詳哉舒氏以五官俱不復設縣布之官遂以為僞而欲剔之是亦不知先王之用心者矣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雜說自禁殺戮至修閭氏八官皆幾防盗賊姦宄者
幾防嚴則姦宄絶清刑之原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亦謂禁民不得相陵暴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廬賓
客行道所舍
疏道人云十里有廬掌凡道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
此也　王氏曰公劉詩曰於是廬旅又曰於豳斯館

則館大而廬小也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註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

疏月令註云骨枯曰骼肉腐曰胔言骼胔者凡人物皆是　愚按後世王政不修掩骼埋胔之事讀聖人之書者謂迂腐纖屑而不肯為而緇褐之徒或為之

此亦有不忍人之政之責者所宜深恥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疏其職掌溝瀆澮池之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萍氏主水禁萍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王氏曰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為物又不溺沈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寤覺也主夜覺者

疏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　王氏曰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刻漏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以宣王之時去成王之世未遠而君子之趨朝或以夜未央或以夜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而不行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箴之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王氏曰爟與烜皆火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司烜

共明水火司寇所奉故列司爟於夏而司烜在秋官也　舒氏曰吳氏以此條為祭祀之事非刑獄之官所宜與欲歸宗伯芬謂王之大祭祀則五官共在皆有執事若謂刑官不足以昭格則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典獄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而顧不可以與祭執事耶况五刑之用實惟天討故凡王之大事則六官皆與而不可以拘其職若小事則固有官成也亦孰得而紊之哉知命咎繇

作士則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水火之奉設官者於司寇葢有深意矣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註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疏狼扈道上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註閭謂里門

疏二十五家之里門也　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先王立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修閭氏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

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其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夫欲攻猛獸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　雜說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時以去民物之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故皆屬秋官　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所載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

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迹人禁䴠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而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以時徵羽翮於山澤之農而翨氏則攻猛鳥矣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而蟈氏則掌去鼃黽壺涿氏掌攻水蟲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矣稻人以溝蕩水以澮寫水而薙氏則掌溝澮瀆池之害於

稼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掌攻草木矣薙人云土化之法而薙氏則掌殺草矣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令守涂地之人聚柝有相翔者誅之矣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註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

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天下既綵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謂之庶氏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註穴搏蟄獸所藏者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翨鳥翮也

疏掌攻猛鳥亦是除惡之義　王氏曰鳥之飛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曰翨氏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註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校剝之

疏詩云載芟載柞芟是除草明柞是除木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註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

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𤣥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翦草也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劉氏曰掌薙五地之草以待耕種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𤣥謂硩古字從石折聲

王氏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則凡召凶者皆在所去焉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蟲蠹者

詩云實始翦商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疏捇拔除去之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

王氏曰蟈鳴聲尤聒人耳故以名官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壺謂瓦鼓涿擊之也

王氏曰主以土鼓去水中毒蟲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者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註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横銜之為之繣結於項

疏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囂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註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

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

陳氏曰伊耆氏其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周公以其姓名官後世以官為姓　王氏曰秋之德物成而養之

伊耆主優老有養意且軍旅授有爵者杖亦警戒意

故屬秋官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此四官在此者皆主賓客嚴凝之事故也　唐氏曰伯夷降典而繼以析民惟刑周禮行人之官而必屬之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也洪範六曰司寇七曰賓論語齊之以刑齊之以禮亦此意　朱子語類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懐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

此等處皆是合着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明齊王氏曰秋官司寇序官曰掌邦刑以佐王刑邦國大宰刑典小宰刑職並先之以詰邦國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除暴亂夫所謂姦慝暴亂孰有大於邦國之不道者哉彼其挾崇高富强之資以為惡誠所謂虎而翼者苟非王國有以制馭之將安所忌憚且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苟不此之務而唯小民之過誤是詰正猶舍豺狼而逐狐狸也此周禮所以詰之刑之必

以邦國為首歟記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劉康公以成子之受脤不敬而知其不反蓋失禮則入刑謂之刑邦國者非必加以刑罰謂先正以法則之云耳夫行人之職在虞廷為四嶽之官所謂賓於四門也而周公以之屬於秋官者主於齊之以禮而雍穆之齊之不從而後有掌交以諭之利害匡人達之法則其又不改而後有司馬之法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註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

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葢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唯以訝賓客為主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註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勲不成先王所以設掌交之官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掌督察邦國之事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疏掌邦國所致貨賄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註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

疏畿内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

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葢亦主采地之諸子在府史之下葢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註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

疏此官已闕大宰云八則治都鄙故知主都家之八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家士亦如之註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於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明齋王氏曰舜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兵刑兼掌之而寘於四門特設四岳一官周禮則以四岳之事屬之秋兵則專掌於司馬蓋後世政刑既緐不得不分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物各正性命之象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二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三

明 王志長 撰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註典灋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疏書呂刑篇謂周穆王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刑法以詰謹四方 李氏曰刑罰之行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己欲民之自相畏也然

而憲令所加茍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冦之職掌建邦之三典　劉氏曰典常也灋也民失其常則立灋以治之使復於常乃謂之典也茍失其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一天下於禮樂致萬民於中和大司冦之職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註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灋者謂其民未習於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灋

亂國簒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漢刑灋志昔周之灋建三典以刑邦國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周道既衰穆王耄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葢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少頴林氏曰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書曰唯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東萊呂氏曰葢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元不是自家事唯敬五刑以成三德而無一毫私意與於其間則和氣名而乖氣銷此所以培養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鄭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典

何也曰時輕重所以制中也　何氏曰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為治然人君撫世酬物又不可執一焉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人有慢心可以水濟水乎必時出猛政懾服人心如諸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餘人無生意可以火益熱乎除其煩苛使人知有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固宜中典然瀆度不修姑息為治則國勢寖微矣必修明制度振舉紀綱使臣民有所警懼子孫有所持

循可也總之因時制宜不失先王立灋之意可矣

以五刑糾萬民註刑亦灋也糾猶察異之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註功農功力勤力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註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註德六德也善父母為孝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註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註愿慤慎也暴當為恭字之誤

劉氏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

六卿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宫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工為上以不致力為糾也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刑焉振旅也茇舍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設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用

命為上也以不死守為糾也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成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是也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為上也以不致孝為糾也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以佐王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經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也六屬也百官府史也都鄙羣吏也凡役民以立其治造國家者以賢

能為上也以不稱職為糾也則天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凡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國家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為上也以不致恭為糾也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五者國之大典聖人皇建其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而成焉然非刑典之正亦莫得而成之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

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已而卽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故先之事典富其民也國富則侵之者至矣次之以政典所以除其害也富矣安矣不教之則逸欲生焉故次以教典所以正其俗也教行而俗正不可以不治之也故次之以治典所以性其情也治典性其情以刑焉非所以久而安之也故次之以禮典所以久其中而安之於禮樂是故孝弟修於厥家而忠義聚於其國而聖人之治成焉

五刑弼於五典而建中於民先後之序也使夫萬民

其德日新其仁可知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恥之註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

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

麗於灋者以其不故犯灋置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

而能改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

或曰如後世城旦舂鬼薪之類

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

疏按司救職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彼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過淺直坐之嘉石不入圜土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謂抽拔兵劒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晝則役之司空夜入圜土者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者為重　王氏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圜以五則

言之則規為圜獄而謂之圜土有仁而生之之道也

非茍寘之也

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註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出謂逃亡

李氏曰人之為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或伏尸市朝流血刀鋸雖其

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於圜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民也德以教之禮以賓之仁以宥之義以制之善者怙焉不善者懼焉故居則易以治動則易以服

潛溪鄧氏曰刑先圜土何也先教也刑以弼教先教之而後刑可用也圜土獄乎曰非也國有罷民焉

惰於教不昏作勞如罷癃焉是淫酗之所生傲狠之所始民俗之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夫而固未麗於法也刑諸則已重不刑則敗俗而傷化故築圜土焉衆為之宅而教之視其能日夜施九職功事焉督課之書其罪於方版着之背恥之蓋用其力以彊其能愧其心以冀其改而教道存焉爾其用刑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何為獄乎蓋環而教之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註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旣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

疏此并下二經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是禁民省事之法也　王氏曰兩造謂彼已有辨兩爭者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古之於訟謂之聽

者以聽其聲為主也書曰兩造備具師聽五聲此之謂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註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旣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疏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

劑鄭小宰注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　王氏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簡兩劑之類也劑判書也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金之為物

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日而後聽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舉劑以見類焉　王氏曰金矢如執贄不直不實沒入之直而實者還之　郝氏曰凡公署皆曰朝爭辨曰訟訟成曰獄質對兩辭曰劑金銅鐵之屬三日乃聽俟其中悔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

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役而舍之註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

疏欲使罷民思其文理改悔自修

平成也成之使善有罪過謂衺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灋未著於灋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官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

臨川王氏曰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則司救所謂衺惡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衺惡則為其已麗於法也唯其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圜土教之也衺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為其未麗於法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彊其罷故也　又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則無任者終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

為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徭平民而若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為利也　某氏曰任謂保任之不復犯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人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况哀矜忠厚之意薰然存乎其間其為生意未嘗有間斷也

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則亦失所謂生道者矣

以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疏必以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註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

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臨川王氏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速達甚於遽令然而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之則又惡民之瀆其上則上瀆眊而不滐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　劉氏曰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之皮毛惸獨老幼天民之窮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立於肺石三日者審究攷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上

罪其長焉　鄧氏曰此於擊路鼓事異者彼大寃抑欲急聞此小獄訟故士師聽辭立三日乃聽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氏曰夫刑例也例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正月之吉始調和而布行之者盖先王雖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為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勑法賁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

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爲是故也且民不可使覿刑也必縣刑象使民觀之者蓋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爲物而愚不識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註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

卿之官也

疏大盟約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　介甫王氏曰涖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要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登於天府謹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也各以其事攷之非特備失亡而己　王先生曰盟約之來尚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是堯之時盟約之事已見於民間矣左傳曰

昔周公太公股肱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是成周時盟約之事已行於國家矣穀梁子以為盟約不及三王非也春秋時有書來盟有書涖盟有書同盟然春秋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其與周人之盟約有間矣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受而藏之者以太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辟藏故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註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灋八灋也以八灋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鄭司農云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雜說此三者皆在太宰定斷弊却在司寇

大祭祀奉犬牲註奉猶進也

介甫王氏曰犬金畜也秋官羞之各從其類也小司

冠小祭祀奉犬牲士師刉珥奉犬牲則所任有小大故也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註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疏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王自澤宮還入臯門至

庫門之內太宰獻命命卽戒百官又於庫門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親也以親故入廟乃戒之　集說某氏曰庫門之內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　王先生曰百官者百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則為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所以辨親疎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戒有誓曰誓則重於戒

矣太宰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修則誓之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齊齊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太宰也涖於誓者大司寇也夫豈以大司寇之涖太宰哉涖百官之聽誓於太宰者耳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太宰遂以為太宰特掌其誓而不親為之誓者乃餘小官失之矣百官言誓而百族言戒則又知百族不預於執事特預於從祭此所以不聽誓

而聽戒也荆公謂互文見義又失之矣　劉氏曰禮之大者用人必衆非臨之以刑官則無以致其肅故

司寇涖其誓戒

及納亨前王註納亨致牲

疏大司寇為王引導

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註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

疏明潔也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　劉氏曰明水火者陰陽之精氣也所以致聖人精明之

氣於鬼神示也而刑官奉之以其自潔而能潔於神也　王氏曰明水火之為物潔而清明之至也刑官之所以格上帝於是為至矣書曰明清於單辭此亦刑官清明之事　明齋王氏曰按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盖五行之德土冲氣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内影其光藏匿而暗

唯夫金之為德於行為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而皎潔萬物之在宇內者夷者夷革者革靡不濯然明潔此秋之為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以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用明水火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於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礙也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註大喪所前或嗣王

大軍旅涖戮於社註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

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註屬士師以下也玄謂蹕止行

也

劉氏曰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註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

也國危謂有兵冠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
聚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
云詢於芻蕘書曰謀及庶人
劉氏曰三者皆以為乎民而為之焉故小司冦掌外
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之　王氏曰詢者徧咨之謂
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無不在也

詢及於庶人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為主也國危則謀安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若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武王是也　潛溪鄧氏曰小司冦有專掌矣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何也重民也則屬大司冦可矣必小司冦何也大司冦之職先之則後邦禁後之則後民聽故小司冦首舉之則重無加焉耳　或曰王有三朝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與

鄭氏說異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註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吏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

疏專欲難成捨己稽衆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今能以衆輔成己志是尊王賢明者也　介甫王氏

曰三公卿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官皆在於此矣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其事而已 王氏曰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按王明齋謂羣吏侯國使臣在天子之國故曰吏舊謂府史不應反在卿大夫之右且詢而曰大豈止國内之臣與其

吏民哉死刑大事故三刺亦與此同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註附猶著也用情理訊之兾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曰讀書則用灋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

王氏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　劉氏曰至於旬乃弊之者王既欽哉唯刑之恤則有司不得以

忽易之呂刑所謂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也又以罪斷之書讀之於囚審之而弗變乃用法焉其謹之如是也　愚按附者着於物而貼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錙銖相准故曰附也至旬乃斃亦謂用情研訊罪狀真確者猶恐情理之外尚有生路務於旬日間反覆推求以冀一隙倘訊時先有纖疑則直謂之末用情耳豈得姑附於法而漫曰俟旬乃斃哉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註為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

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理

疏元咺武子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若兩大夫或代君無嫌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註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劉氏曰不躬坐獄訟遣人問之所以養其信義也人有信義則廉恥生於其心而不復為非義也此先王所以厚風俗正人倫也王族有罪罄於甸人古之道也　介甫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疏五聽以聲為本故也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註出言不直則煩顏色不直則赧氣息不直則喘聽聆不直則惑眸子不直則眊

介甫王氏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偽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偽可知也然皆以辭為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為先色氣耳目次之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註辟灋也麗附也附猶著也

疏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有罪當議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　介甫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赦宥未定也

一曰議親之辟註鄭司農云謂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註故舊知也

三曰議賢之辟註鄭司農云若今廉吏有罪先請是也玄謂賢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之辟註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五曰議功之辟註謂有大勲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之辟註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之辟註謂憔悴以國事

疏自此已上七者雖以王為主諸侯一國之尊賞罰

自制亦應有此議法是以議能鄭引叔向之事是其一隅也惟八曰議賓惟據王而言不及諸侯

八曰議賓之辟註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

疏樂記云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故爲賓也　劉氏曰議親者所以教天下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厚其故也議賢者所以教

天下慕其賢也議能者所以教天下作其能也議功者所以教天下懋其功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勸其勤也議貴者所以教天下忠其君也議賓者所以教天下存亡繼絶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為大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註中謂罪正所定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宥寛也民言殺殺

之言寛寛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宫刖也

疏庶民已上皆應有刺言庶民者庶民賤恐不刺賤者尚刺以上刺可知所刺不必是殺餘刑亦當三刺故曰聽民之所刺宥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　王氏曰羣臣者大夫以上也羣吏者士以下也訊羣臣羣吏然後訊萬民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故也聽民所刺宥司刺所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於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宜

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猶舜典之言五刑有服吕刑之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之而已　李氏曰凡有血氣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乎刑之大者伏斧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恤其非意三赦以

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有外朝之法以詢於衆焉必羣臣羣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謹乎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意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冡宰貳之以制國用註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

王先生曰夫天府以天為名者尊之至也登其書於此正所以重其事也賢能之書登於此見於鄉大夫盟約之書入於此見於司約獄訟之書登於此見於司寇民數登於司民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一官鈌矣必知穀數亦登於此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獄訟之書也有一官書其貳者賢能之書也有數官書其貳者民數也有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然登其書於天

府其為重則一書貳與否及所書多少之數但覲其事之施行耳　王氏曰制國用必言於司冦者盖民之輕犯法也以其困於貧而民之貧以上賦斂之多賦斂之多以其用度侈不知事為之制也此内史司會冡宰所以貳之以制國用皆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之多寡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冡宰制國用必於歳之杪制國用者冡宰之事而兼内史司會言之者盖内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

節邦之財用故也　愚按登民數者敬百姓也登民數於天府者敬百姓之心猶其敬賢能之心也登民數於天府而屬之司寇者示不得已而刑民必以敬之之心刑之而後無忝於司寇之職也登民數以制國用者示草菅其民者所以自伐其國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氏曰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煑牲亦實其水

大賓客前王而辟註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

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註小師王不自出之師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註屬士師以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

之註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

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

損

王氏曰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報其生

養之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繁省致天討也人之所為凡以奉成天之所為而已未嘗私焉王拜而受之重國本也圖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愚按觀此而知周先王之世之無遊民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有一民則有一民之職有一職則有一職所生之財

貨蓋化治聚斂凡嬪婦臣妾之微莫不能以手足之勤佐天地之施生以貢其利於國故其國用可以民數之衆寡為進退後世非無民也鼎鼎紛紛以耗財則甚便耳於國用何與此天官九賦九式九貢必先之以九職蓋培其源而後可理其流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註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疏羣士卿士遂士以上　王氏曰中謂獄訟之中言

事實之書也必登於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討故登於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意　明齋王氏曰帝王之治唯其中而已刑罰之事尤不可以少偏嚴刻則民罹於非辜姑息則民輕於犯法故謂獄詞為中也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註羣士遂士以下

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註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

禁士師之五禁

王氏曰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註謂得其屬之計乃以致之於王

王氏曰命其屬刑官之屬也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先王之刑亦以仁為主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註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籓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猶可言者

疏刑期無刑故豫施禁禁民使知而不犯故禁者刑之助也離載下帷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

非故禁之爾雅云巷門謂之閎 王氏曰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常期於不用必輔之以禁使民無犯也 王氏曰以木鐸徇之於朝使之内有所聞也書而縣於閭門使之外有所見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註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

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王氏曰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勑其怠忽儆於事為之際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於刑也以五戒後之則閑而過之使民無退而麗於刑也　劉氏曰在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五戒所以先後以戒之使無麗於刑罰聖人之仁於斯見其厚於父母而過於天地也　王氏曰誓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

之類禁若遂人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是也然誓之所用非特軍旅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而田役為主宫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曰糾曰憲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註鄉合鄉所合也

疏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内政寄軍令之類五

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或曰鄉合猶言六鄉合聚

追追冠也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

劉氏曰胥偦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　或曰胥相也有警相追捕也　王氏曰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

王氏曰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使其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

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戾以往來則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比追胥之事於是乎可恃矣　王氏曰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掌刑故使之相安而已若夫使之相保則有教存焉非士師所及　明齋王氏曰地各有守此鄉州之事人各有行列此伍兩之事夫然則鄰界不相通鄰伍不相救於是有逐盜賊於

鄰境壅水以病鄰國者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其在於軍則總萬二千五百人之車合為一百五十乘之伍大國之三軍天子之六軍並統於一大將如是則不特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二十五家為閭使之相受直合六鄉為一家六軍為一人矣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正謂此耳夫士師刑官而掌合聯之事者盖使人各有心雖欲詰姦除盜其可得乎此周禮職掌所為

匪夷所思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註官中大司寇之官府中也詔司寇若今白聽正讞解也致邦令者以讞報之

疏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致於士師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於是從而斷之弊之斷訖致於本官謂之致邦令也

掌士之八成註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疏八成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　王氏曰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　或曰成獄成不可易者大罪也

一曰邦汋註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二曰邦賊註為逆亂者

三曰邦諜註為異國反間

四曰犯邦令註干冒王教令者

五曰撟邦令註稱詐以有為者

疏撟即詐也　按撟與矯同猶今言矯詔書也

六曰為邦盜註竊取國之寶藏者

七曰為邦朋註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

八曰為邦誣註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王氏曰為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則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之時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豈不至哉　明齋王氏曰按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於其性此王者立國必法禁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逞然後能保其社稷為斯民主若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

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姦宄盜其君者也邦朋邦誣不利於國欺其君者也茍縱而不問必至於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為大士師所以定為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註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為荒別之灋玄謂辯當為貶聲之誤

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濃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冦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或曰荒辯辯其凶荒之數如廩人所掌四鬴三鬴二鬴之法食不能人二鬴則為大凶之年

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衛盜賊也緩刑紓民心也

明齋王氏曰按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

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辯之法盖爲治必從其本未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救其飢寒而能止盗者故秋官掌除盗賊而必兼夫保任荒辯之法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於爲盗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辠之至不同於張羅網阱擭以取禽獸者哉此周禮之司寇所以異於後世之刑官而六聯之相成不可以一職拘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别約劑註傅别中别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

王氏曰傅謂地傅别謂判書約謂書其期約劑謂之要書以財獄訟者必有傅别約劑然後其實偽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矣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殆謂是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註刑官為尸略之也

郝氏曰勝國周所勝之國勝克也刑主克故祀亡國

之社稷以刑官為之尸　愚按秋者物之成也勝國之社稷成功者退之事也故以秋官為之尸焉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註道王且辟行人

疏燕出入凡宮苑皆是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註洎謂增其沃汁

疏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則將獻尸而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則小祝職沃尸盥

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沃盥則惟祼時而已

王氏曰洎鑊水者小司寇入鑊水士師續而終之

凡刉珥則奉犬牲註珥讀為衈刉珥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珥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註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

介甫王氏曰大小司寇使其屬則弗親蹕也士師帥其屬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

蹕王宮而已

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註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干行陣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註定計簿也

王氏曰歲終則令正要會者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故也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註去國百里為郊郊外曰野

明齋王氏曰夫天之有秋也主於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於生民也盖殺其殺人者而後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後能續其不當斷者此祀司民獻民數與夫司民之官必屬之秋官也故為司冦者匪徒明刑之云也當以天地好生為心至誠懇惻早夜孜孜思所以納民於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以使民無訟為貴而曾子不以得獄情為喜也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註國中謂距王城百里内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

王氏曰職主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以生息為務糾詰戒令俾不抵於刑罰所以生之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註辨異謂殊其文書也

或曰辨謂獄成有寃者辨之犯死刑者則殊異其文

書重大辟也　劉氏曰異死刑者欲一其意專志而
治之重民不再三也雖得囚之要且伏其罪矣又旬
日無悔意然後以職事治於外朝者俾司寇聽之至
此始曰職者前皆以為己任也
要之為其罪瀍之要辭
何氏曰如今節略招情是也
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
按旬而職聽於朝即小司寇旬乃弊之之意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註麗附也各附致其灋以成議也

疏衆獄官共聽之恐專則有濫故也　或曰各麗其法羣士各以所見合律議之不敢持獨見也　雜說議之如何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時之所議矣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註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涖之

疏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故曰獄訟成成者罪已成定也士師受中受取上成定文書為按肆陳也殺訖

陳尸也　王先生曰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正者鄉士之屬也史者鄉士之屬其下之史也鄉遂縣方皆云聽於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者以經說經三公已見於中矣且棘木之下外朝之位也其位王南面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則是三公亦在其中矣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註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惟其不忍人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固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也天之意也非天之意

天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茍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人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申其寃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之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乎　明齋王氏曰劉氏曰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罪而後免之豈若後世之賜赦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　愚按天之大德曰生秋之殺物其一吏耳噬嗑九四以剛噬有司執法之公六五以柔噬人主好生之德此千古君臣用刑之道也李世反是下以寛市恩上以嚴守法上益嚴而下益以寛救巍巍天王下行一吏之事至與司寇爭法以殺人

噫君臣胥失之矣漢去古未遠以寛仁明恕之孝文而盜環蹔蹕僅賴張釋之敢諫得免至其卑言覊色以銷相府之檄者乃為一弄臣耳豈古所謂殺之三宥之三者乎讀周禮至此殆不能無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註鄭司農云鄉士為三公道也

某氏曰大祭祀四者王有事於六鄉也三公有邦事

三公以王事入鄉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疏大事謂征伐田獵故有犯命刑戮之事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註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

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註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

疏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介甫王氏曰遂士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命六卿則遠故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註大事王所親也

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

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某氏曰王令三公會其期遠故不親會也六卿有邦

事遠故不命三公也

縣士掌野註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

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

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

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註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

王氏曰縣師掌公邑是公邑得謂之縣夫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方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明矣大

抵鄉遂縣方之獄所居之地以近王者為主所會之期以尊者為先夫鄉為郊遂為野令鄉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所居之地以近者為主可知矣士師為王先驅卿士為三公先驅遂士為六卿先驅縣士為大夫先驅卿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卿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者為先可知矣

方士掌都家註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

疏上文縣士掌公邑獄親自掌之此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遥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註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

某氏曰三月為期去王城愈遠也都家各有主君方士不得自斷非若鄉士遂士得以職聽於朝故上其獄訟於王國而已

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註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王氏曰司寇聽其成則都家聽斷之成而上於國者

也後云獄訟成則司寇羣士司刑聽斷之成也　愚按書其聽獄訟者則都家方士與司寇之屬有輕重異同處葢兩書之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註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為班禁令焉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註縣灋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

家人民田菜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瀘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註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

愚按主之者方士據其所上治而廉察都家士之能否也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言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註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

諭罪刑於邦國註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註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

疏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造焉者謂先造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　劉氏曰謂疑獄非諸侯所能斷者也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註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

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註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入國入野自以時事

疏按僖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

見王時事者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入野煩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　王氏曰客國之所禮則暴之者自宜加刑戮焉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疏大事者謂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討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三